黔东南日报

文艺副刊

2026年10月2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吴方超 校检:王 忠 E-mail:qdnrbfk@163.com

5版

□ 杨玉平

都府记

一

天柱蓝田大坝上,寨子扎堆。周围的名字大多朴实,多以坪地、陡坡、溪桥为名,或者干脆冠以姓氏,只有“都府”两字格外显眼。一个山野村寨,以“府”自称,口气不小。可都府人担得起这个字。他们不是普通开荒人,是将军后代,是在这里开基立业的世家。“府”字一落,便有了名门的气派和底蕴。

都府,也叫都甫。同一个寨子,两种叫法,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天柱县地名志》记载:都府杨姓始祖杨禹贡,因征云南有功,被封为“怀远将军”,官至都尉,此地便称“都府”。后来不知哪位文化人提笔,又给取了“都甫”。一个“府”字,是制度和历史留下的印;一个“甫”字,带着文化传承和口头流传的亲切。

都府,都甫。念起来轻松,听着也亲切。六百年前,杨泰吉、杨禹贡父子偶然在此歇脚,这片田坝便成了这个家族永远的故乡。

二

宋元以前,都府藏在溪峒一带的深山里。朝廷设的县和土司管的地盘在这里交界,是土司和流官之间的过渡地带,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界限模模糊糊,一边安抚,一边教化。这样的地方,注定不会一直沉睡。它缺一个机会,缺一群从外面带来新秩序的人。

元明之际,时机悄然到来。元朝末年,一支大军自江西经湖南奔赴云南平叛,领兵的便是都府开寨先祖杨泰吉、杨禹贡父子。

杨泰吉,当地人尊称泰吉公,受封“凤阁将军”,奉命云南临安卫任职。一众人马顺水而上,在瓮洞起岸,沿山路向西穿行,走走停停。到了都府虎形垴上,看见脚下徐徐铺开的大坝,山环水绕,林木苍翠,杨泰吉就停脚不走了。

杨泰吉落寨都府时,杨禹贡还是年轻小伙。据族谱记载,杨禹贡,字景昌,元朝泰定三年生,文韬武略,年方二九就官拜副都督。父亲杨泰吉在都府安顿后,他没有停下脚步,代父出征,去了云南,去了临安。那时云南并不太平,边地烽烟四起。禹贡横刀立马,南征北战,平定叛乱。朝廷论功,封他为“怀远将军”,镇守靖州会同。

故事在这里,不过是一个武将的普通经历。那年代靠军功起家的人多,受封加身的人也多,刻在墓碑上的名字,迟早被风雨抹平。可禹贡没有。“怀远将军”的印信还在手里,边地烽烟还没散尽,他辞了官,回到都府,那个他父亲一眼相中的地方。他在都府沿袭父德,带族人开荒种田、和睦乡邻、兴教育人,传书立训,寿达九十又六,终老也没离开这片土地;其父杨泰吉更长寿,一百一十三岁辞世。

三

都府寨子往东走不远,就到了“怀远将军祠”。明洪武年间,朝廷出钱在都府修了这座祠堂,褒奖杨禹贡生前的功绩,也安抚地方贤良。

这座祠堂的命,也像禹贡的命,起起落落。明洪武年间修起来,清光绪十八年后人重修,民国三十五年又修一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都府为兴办教育献出大爱,把祠堂拆了,材料拿去盖都府小学。一座纪念将军的祠堂,变成了一间乡村学堂的梁柱。将军祠守了寨子几百年,最后又守到了孩子们的书桌底下。这或许是历史最朴素、也最意味深长的安排。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个秋天,杨氏后人再次集资复建。新祠青砖黛瓦,正面两扇铜钉朱漆大门。门边一副镏金对联:“伟业壮千秋源流怀远,丰功昭百代派衍南昌。”上联说禹贡公受封“怀远”的功业,下联说都府杨氏源自南昌的血脉。一座祠堂,一个人的荣光,一个族群的源流,就这么被一副对联连在了一起。

四

文脉这东西,不能只供在书架上。书页会黄,字迹会淡,若没有一样东西替它站着,风一吹就散了。笔砚、刻刀、戏文、故事、桥和街巷,都是替它站着的。都府寨里为它站着的是两块碑。

一块叫《万代碑记》,清乾隆四十七年立。砂岩石质,菱首形,高近一米五,把杨氏始祖自江西来、因官云南、任满迁居天柱县三图里都甫寨的来路,一笔一笔刻进了石头。碑文里有一句“恐先绪之或湮”,读来沉甸甸的。功名会旧,家业会分,唯有把源流嵌上石头、把字派写进谱书,后人才知道自己的根从哪一截土里长出来。此碑后来风化,在清同治十年,族人又洗了重刻。如今它迁进寨里,和清嘉庆九年的《杨氏宗派》碑一左一右立着。

《杨氏宗派》碑不高,一米一,宽半米多,碑额上四个字清清楚楚。它记族源,也记字派,四十个字“再政通光昌,廷秀宗永明,思仁志学全,必重能有成,盛道长宜守,宏才定大清,运会天开启,邦家绍隆兴”一路排下去,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十甲杨氏的一代一代串在一起。

两块碑,一块说来处,一块明支脉,互相照着,像两位不说话的老人,把都府的过往守在那里。

五

都府,像一本摊开的线装书。

封面是虎形垴,是寨前那片金黄大坝。封底还藏在雾里,没人翻得到。你走进寨子,就等于掀开了第一页。

都府人说起自家寨子,语速总比别处慢半拍。他们指着远山告诉你,那是虎形垴,语气像在介绍自家堂屋挂的画;向你讲授将军祠、两块碑、先祖功绩、迁徙源流故事,不紧不慢,像在说昨天刚发生的事。

如今的都府,气象万千。老碑新祠典雅隽秀,道路宽敞整洁,楼房错落有致,百姓安居乐业,可谓旧韵犹存、新景如画。都府人看重读书,日子再紧,上学第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个本科大学生从这山窝窝里走出去,那时候方圆几十里都当大事讲。恢复高考以后,北大清华的都有,别的大学更是数不清。一个山寨能走出这么多读书人,靠的是代代传下来的耕读家风。

都府,都甫。名字没改,寨子没挪,只是翻开这本书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前人把源流刻进石头,把家风传给后人;后人把日子过好,把故事接着讲下去。

这本书没有最后一页。它就在那里,风翻到哪页算哪页。而我,作为都府人,每天都在翻。

□ 王晨曦

初遇龙统

上一次来岑巩,还是去年跟随单位领导参加“双联双促”活动。如今一年过去,再次来到岑巩,既有那记忆中的熟悉感觉,又有“新身份”下责任担当的过渡。一年以前,自己只是这片土地的过客,抱着新奇了解的态度来观察这片土地的发展;一年以后,明确未来两年自己要在这片土地工作和生活,内心复杂又坚定地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融入羊桥土家族乡龙统村的发展。

望着远处,湛蓝的天空下,茂密的树林覆盖着起伏的山峰,多条林间水道渐渐汇聚成河流,山间的平缓处矗立着些许人家,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开建出鳞次栉比的梯田,水稻、百合等作物在上面自由地生长,水泥马路连接着土路织就一张网格,时而有车辆及行人驶过……好一幅绿水青山的景象呀。

我来自沂蒙山区,自认为见过山岭,但眼前的黔东南大地,又让我觉得曾经的经历让我有种小巫见大巫的感觉。茁壮的树木给人以生机,鳞次栉比的梯田喻示人在大自然前的不屈,仿佛也在不停地给我以鼓励。

村委会的书记很热情地给我讲述龙统村的概况,在1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14个村民组,由于起伏的山丘,可能有些距离觉得不远,但如果想要到达也得费一番功夫。这也使得村里面可耕种土地较少,且零星分布在山与山之间的低凹或较为平坦处。但先辈们智慧的光辉也从不黯淡,将土地因地制宜地修整成一块块梯田。

驻村工作队的同事们也在诉说着驻村这些年来,一批一批接力助力,不断提升村里人生活水平,不断改变村容村貌的奋进故事。当然,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绝非一蹴而就,不断深入挖掘才能更加找出新的切入点。优美的自然风光是大地的恩赐,但开发旅游确是一项长期持续投资且重大的任务,这也需要很多机缘才能真正发扬光大。

村干部们也谈论着这些年的变化,有的村干部土生土长,对村里的感情早已在血液中共成长,分享与村共成长的喜悦;有的村干部是从外地嫁入本村,多年的融入也使得她们一心为村,在不同的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地处大山较深处,回环而又较大坡度的进出村公路与不是很丰富的耕地,深深掣肘着村里的发展。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不能阻碍向前发展的趋势,正是问题的存在,才需要我们这些新的力量与本土力量协同并进,在实践中砥砺奋进,一往无前。

说着说着,便来到河边。湍急的流水,哗哗地仿佛也诉说着大自然也想更快更好地哺育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划定区域内,孩童们无忧无虑地戏水,真是一片美好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画面。沿着河边来回踱步,清澈的水底也使得躺在其中的各色石头形态毕现,那多样的花纹,各种描绘不出的形状,诉说着天工开物以来的世间变迁……

我的思绪也由此从近到远,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赞叹人类接纳自然、改造自然又融入自然的智慧壮举。无论地理条件多么恶劣,无论脚下的土地多么贫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渴望,以及对更加美好未来的憧憬,也基于此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想着想着,又渐渐把我的思绪由远及近拉回当下,也在不知不觉间又走回到村委会。看着眼前的三层楼,独立于山坡上,是选择是态度也是担当,愿在此的时光可以和它一起经历风雨而不飘摇,遗世独立而坚守初心,书写一段无愧于青春的篇章。

□ 姚瑶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观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有感

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改编自贵州作家肖勤的小说,取材于从江县谷坪乡真实的“廖崩嗒佩”合唱团。从一部小说到一部电影,真实的故事总能自带共情。影片中,大山女孩用歌声追逐梦想。质朴的剧情、清澈的童声、熟悉的乡土画面,一次次击中我的心底,让我热泪盈眶。当孩子们清亮的歌声在耳畔散去,那句朴素的话语却愈发清晰: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廖崩嗒佩”,在苗语里是“勇敢女孩”的意思。这部影片以乡村振兴为脉络,讲驻村第一书记、支教老师和小学校长一起,为大山里的女孩搭起追梦的台阶。山里山高路远,出行不容易,驻村干部忙着修路搭桥,校长和支教老师想着法子鼓起孩子们的胆量,组建起合唱团。一天天排练,彼此相伴,原本胆怯害羞的孩子慢慢变得勇敢。歌声里,她们攒足了信心,一点点向阳生长,生动展现了黔东南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守护少年成长的温暖历程。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照亮了孩子们往前走的路。影片的故事起伏、矛盾冲突、情节推进、情感升华,紧紧围着红糯、细糯这对留守姐妹展开。寨子里那条跟着女孩们奔跑的小狗,添了浓浓的山野烟火味,它串起许多动人的细碎瞬间,让这片大山的故事,多了一份柔软的暖意。

从江,是侗族大歌重要的传承地之一。古时候依山而居的侗族先民,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就把歌谣当成书本,把春耕秋收的劳作、祖辈传下的规矩,还有喜怒哀乐、心中期盼,全都唱进歌里。插秧的时候有歌,禾晾丰收的时候有歌,鼓楼议事、迎客过节,到处都飘着歌声。婉转绵长、天然和声的侗族大歌,是这个民族藏在歌声里的根。影片里还有高亢悠远、穿过山雾的苗族飞歌,藏着山里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让人看见侗、苗等各族群众在这片土地上和睦相伴、相融共生的模样。

红糯、细糯姐妹俩性情截然不同,却见证了合唱团一路走来所有的波折与转机。红糯天赋好,却是困在自卑里最深的那一个。长久的留守生活、山里含蓄内敛的氛围,让她敏感多虑,心里藏着很重的包袱。她总觉得自己是山里的姑娘,上不得台面。明明嗓子里藏着天籁,却习惯抿紧嘴唇、低头躲开目光,一次次回避排练、想要退出合唱团。她的犹豫与退缩,是故事前期最大的阻力,也是很多有禀赋的乡土孩子共同的心结:拥有自信,却不敢相信自己被看见。

细糯是一团小小的火种,是推着故事往前走的力量。作为妹妹,她年纪更小,心思简单纯粹,没有姐姐那么多思虑和自我怀疑。她是真心喜欢唱歌,一听见调子就忍不住跟着哼,排练的时候永远积极靠前,不怕跑调、不怕生疏。每当红糯闹情绪想要放弃,每当队伍冷冷清清快要散掉,都是细糯黏着姐姐、劝伙伴留下来,她是故事里温暖又坚定的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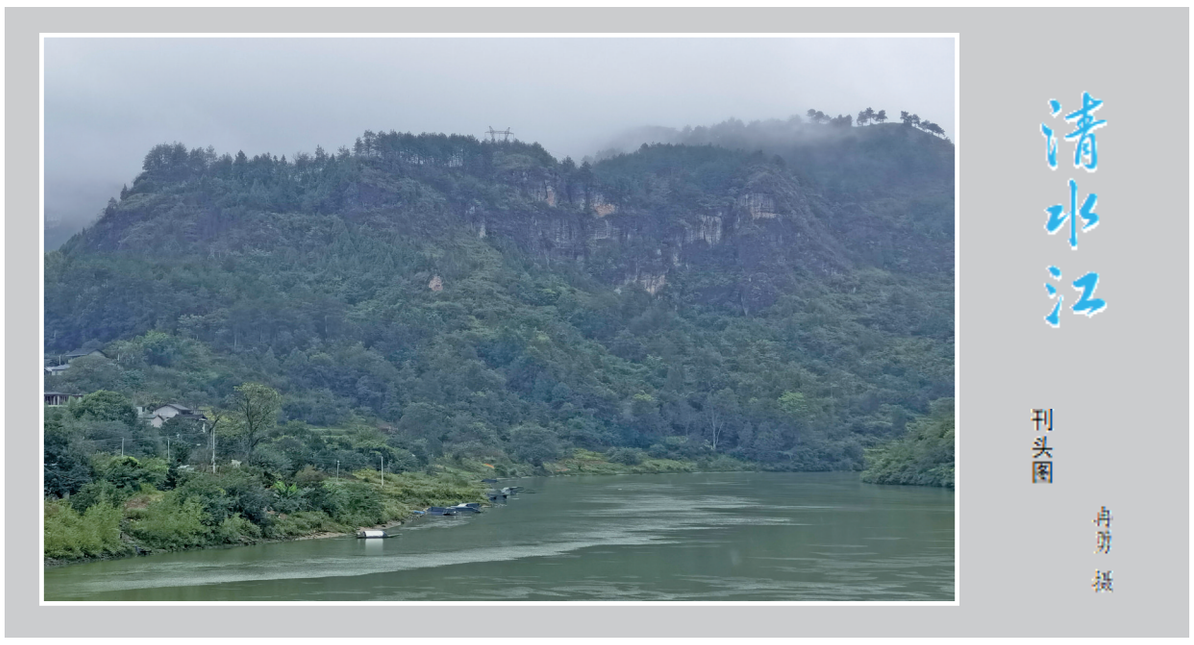
影片没有用刻意煽情的老套路,而是贴着现实、细细地讲故事,把乡村振兴、乡村教育、修路通途、山里女孩的成长、亲情的治愈这些事慢慢铺开来,温和地写下乡村发展路上那些温暖、有力量的瞬间。一帧帧画面,一段段情节,朴实真切,直抵人心。

除此之外,影片里多首原创歌曲,由贵州知名音乐人张超、玉镯儿携手创作。片中不少小演员,都来自从江云上侗寨小歌队,土生土长的山里孩子,唱的是熟悉的家乡调子。侗族大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潘萨银花、苗族歌手蝶当久等本土艺术家也倾情参演。本土的旋律、本土的歌者,让整部片子更接地气。

故事的高光一幕,落脚在村BA的乡土赛场,也接上了这些年贵州“村字号”IP兴起、文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的时代脉络。村BA、村超的火热,本质上就是乡土自信的苏醒:不需要华丽的剧场,村寨的赛场、乡亲的掌声,就是最真诚的舞台。当这支合唱团站上喧闹沸腾的赛场,在满场乡亲的注视下开口歌唱。她们唱的,不只是练习许久的歌谣,更是挣脱怯懦之后,发自心底的自信。金钱可以搭建精致华丽的舞台,却换不来从心底生长出来的信心。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心的振兴;非遗文脉的生生不息,根本在于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勇敢女孩合唱团的成长故事,道出了最质朴的道理:大山里的孩子从不缺少天赋与灵气,她们只是长久被怯懦束缚、被偏见局限。很多时候,一分温柔的陪伴、一次真诚的肯定、一次被看见的机会,就能点亮她们的内心,让原本内敛羞怯的少年,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黔东南青山叠翠、文脉绵长,这片厚重的乡土,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沃土。身为黔东南的本土作家,我常年行走在苗乡侗寨,见过太多如红糯一般,身怀灵气、心怀热爱,却自卑怯懦、不敢崭露锋芒的孩子。这些年来,伴随着村BA、村超的火爆出圈,贵州的美被世界看见,更值得欣慰的是唤醒了乡土文化的自信。



□ 杨胜章

诗意黔东南

世界上有许多神奇的地方
云贵的山 江南的雨
辽阔的草原 秀美的村庄
而我却独爱黔东南
我的家乡

大自然最厚重的笔墨
写就了这片藏在云雾里的山水
当蜿蜒的清水江从晨曦中醒来

那山 那水 那林 那寨
在穿梭的时光里 伫立

月光下的苗寨
又点亮着银饰的光
静静地读你
我的黔东南

从黎平会议的会址里
你能听见红军长征过苗寨的号角
好一部厚重的史诗

侗族大歌
没有指挥 没有谱子
一声接一声
从这片林子飞到那片林子

沪昆高铁穿山而来
千年木楼向世界敞开了怀抱
银饰飞出山岭
蜡染铺开远方的路

黔东南 从厚重的历史中走来
拥抱今天 奔向未来

□ 杨胜星

又见达地

10月25日,我有幸和州里的文艺采风队去雷山县达地乡,参加一年一度的水族瓜年。

上午是阴天,从凯里到达地,需要两个半小时。一路翻山越岭,稻田相接。云雾里的村子,隐隐约约。路两边的稻谷早收完了,路旁的屋檐下挂着新玉米和新辣椒。

我曾经在雷山工作,达地也到过几次。前几天,负责瓜年开幕式的导演打电话跟我说,想用我写的两首关于达地的歌。我翻翻电脑,还真有,一首叫《在山水里相依》,另一首就叫《达地》。我顺手发给了他,说你们看着用。

车上我戴上耳机,又把这两首歌听了一遍。歌词里唱:“山孕育着水,水滋润着山……我们在一起,在山水里相依,心到达的地方,我在这里等你……”听着这首歌,我想起达地不少老朋友。听说我们要来,他们都打来电话,问什么时候到,说要陪我们。达地人就是这么热情、好客,也重情分。

不知不觉间,车就开到了达地,下车一看,街上干干净净。路口临时搭起一座大门,门上贴着用水书写的对联。水书是水族传统文字,我们看不懂,幸好旁边有备注:贵山贵水迎贵人……还有不少好玩的游戏,比如认水书、赢奖品。水族姑娘们站在那里,笑着招呼我们一块儿玩。

大门两边,老百姓有序排着队,摆上拦门酒——年轻姑娘、老奶奶、小孩,还有会吹芦笙的汉子,吹芦笙,敲铜鼓,手里举着南瓜,有的抬着丰收的辣椒、玉米,穿着新年才穿的水族、苗族盛装,还有人手里拿着苗族古瓢琴,最惹眼的是那一队穿着苗族百鸟衣走过的乡亲。

我们到处拍照、录像,跟老百姓拉家常。碰上不少老朋友,聊起当年在这里工作的点点滴滴。如今脱贫了,大家都走上了小康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街上还保留着一些老木楼,但大多盖起了新砖房。达地处在三个县交界的地方,文化你来我往,互相交融、交流。这里的人也愿意接纳外来的思想和东西,借别人的长处,添自己的力气,把日子过红火,把家撑起来。

一点多,巡游开始。达地各个村的乡亲自发组织起来,敲铜鼓,吹芦笙,戴银饰,手里拿着苗族古瓢琴,穿最艳的苗族百鸟衣。还有人举着写满水书的高高道旗。入场时,四位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姑娘护卫五星红旗走在最前面。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国家好、民族好,家乡才会更好。

队伍走了将近四十分钟,才陆陆续续进了表演场。一听到入场曲,原来是我写的那首《在山水里相依》。曲子一直反复放着,直到所有队伍都进场。

开幕式来了不少游客、媒体和相关领导,自媒体朋友特别多,无人机在天上飞。舞台的背景设在表演场后面,背靠着大山、梯田、小木屋,梯田上还有老百姓在干活。这样的背景,跟山水连在一起,跟丰收合在一块,再合适不过。

整台开幕式都很动人。特别是民族服饰T台走秀那一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最绚丽的水族、苗族和其他民族服饰,向所有观众展示美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曲一出来,我一听,很熟——是我写的《达地》:“南瓜生长的地方,那是回家的方向……心到达的地方,就是美丽的家乡……水韵天书的笔画,写着天宽地广。”

演出到最后,所有观众都不自觉地站了起来。一面五星红旗被传递到舞台中央,大家一起唱着《歌唱祖国》。散会后,所有人自发围成一个大圆圈,吹芦笙,敲铜鼓,跳起大团结舞。

开幕式结束没多久,联络员就通知我们该吃晚饭了。这顿晚饭最具特色的一道菜是用一个南瓜破成两半,掏掉瓤,做成南瓜锅,里面煮上黄焖牛肉,还带一点瘪,又香又糯。还有水家烧鱼,群众把自家稻田里的稻花鱼用火烤好,切成块端上桌,配上香料,味道很好。

晚饭后时间紧,我们匆匆往凯里赶。这趟达地之行,充满了的瓜香、稻香和老朋友的笑声。又见达地,分外高兴。明年瓜年,一定再来。

《伟大转折丛书》之《向前向黔-黎平会议》正式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王道东)近日,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在贵阳举行《伟大转折丛书》首发仪式,由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负责组织编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分册《向前向黔-黎平会议》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贵州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地,红军长征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贵州省委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将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列为“四大文化工程”之首深入推进。本次首发的《伟大转折丛书》,是贵州红色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丛书共8册,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出版集团联合编撰,系统全景展现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实现伟大转折的光辉历程,全面记录各路红军在黔革命史实。其分册《黎平会议》编写工作历时近三年,由黔东南州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课题研究部部长、州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州管专家莫新华执笔编写完成。2023年11月,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宣传部、贵州人民出版社召开会议对编写工作进行了部署,编写《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和要求,《向前向黔-黎平会议》由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黎平会议纪念馆、黎平县委党史研究室负责组织编写,由莫新华等人具体完成,通过搜集资料、精心编写、征求意见、专题评审,最后结集出版发行。

出版的分册《黎平会议》共21万字,历史图片50幅,以时间为轴,图文并茂记述长征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援引大量长征亲历者回忆史料、党史军史研究重要文献,全面反映红军转战黔东南系列革命活动以及苗侗各族人民踊跃支持红军、支持中国革命的恢宏历史,侧重反映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中共中央召开黎平会议,确定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实现黎平转兵、完成黎平整编、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从黎平开始的这段历史,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研究黔东南及贵州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经典、开发红色资源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和普及读物。